

一叶浮来成大观

从两则民国新闻史料看长沙天符宫

文、图/曹怡文

民国长沙的人间烟火，南有“天符宫”，北有“开福寺”。天符宫位于湘江东岸，北临裕农街，西接楚湘街，庙宇供奉天符大帝与八方王爷，曾是长沙城南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天符宫因2018年5月由长沙当地文保爱好者彭志发现“天符宫私墙私叫外无寄缝”的界碑而被人所知，其实在民间多称其为天符庙，又因供奉八方王爷，俗称八方王爷庙。八方王爷即南宋丞相赵汝愚，清咸丰年间，湘江发春水，将衡阳汝愚祠的“八方王爷”塑像冲到湘江长沙段，就近供奉在天符庙中。

粪码头一带，皆为香烛小贾罗列星布

天符庙的庙会盛况，在1929年8月3日长沙《大公报》一则题为“粪码头之八方王爷寿诞”的报道中有着生动记录。天符庙的相关文献稀少零散，笔者所在团队自2021年起展开系统搜集，采录了碑刻、志书、档案、民国报刊、日记游记等大量白色与灰色文献，整理出近25万字资料，并初步形成了可检索的资料库。这则报道，正是团队的蔡楚泓老师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故纸堆中，逐页翻查发现的。报道记载：“南门粪码头近傍之天符庙，内有八方王爷，香火最盛。每年以阴历六月二十七日为其寿诞之期。是日红男绿女前往拜寿者，途为之塞……粪码头一带，皆为香烛小贾罗列星布，庙内庙外，拥挤不堪。”透过黑白文字，一个酷热的夏日迎面扑来——天未破晓，薄雾在江面浮动，灵官渡至西湖桥码头桅杆林立。船工吆喝着号子

踏岸而来，潮水般的人群涌向麻石老街。粪码头沿岸香烛小摊星罗棋布，庙门前一人多高的铁香炉火光冲天，檀香与纸钱味混杂着粪码头特有的气息，香烟粪气两氤氲，燥热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。

吉时一到，鞭炮山响，锣鼓喧天。耍龙、舞狮的队伍在庙门前腾挪跳跃，长龙翻卷，狮子扑跌，激起阵阵喝彩。殿前戏台上，皮影戏和木偶戏正唱到热闹处，台下人头攒动，“太太小姐之衣裳楚楚，与青楼名妓之采采衣服，互相辉映”。大殿之内，八方王爷像被深幕半掩，火光摇曳中只见轮廓巍然。神座前的案桌上摆满了圆润鲜果，香案上蜡烛明亮，青烟缭绕，殿堂顶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善男信女供奉的盘香，可燃月余不熄。麻石街巷烟火缭绕、人声鼎沸，民国长沙鲜活热闹的民俗画卷，在天符宫庙会里徐徐铺展。

军阀赵恒惕，赠匾昭勋阁功臣赵汝愚

天符宫香火之盛、信众之广，使其成为民间情绪的天然集散地。而如此旺盛的香火，也让它不只是一座单纯的信仰空间。

在民国报海中翻查发现，1925年8月17日长沙《大公报》上有一则有趣的报道——《八方王赢得“自治先声”美名》。北洋军阀时期的湖南省长赵恒惕为天符宫题赠“自治先声”匾额，并派官员浩浩荡荡送往天符庙，竖立于神座殿上。礼神赠匾的包装之下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算计。

天符宫供奉的八方王爷为南宋丞相赵汝愚。赵恒惕与赵汝愚，两位相隔七百余年的赵姓人物，因一座湘江边的神祠产生了交集。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，同姓是天然的亲近资源。“赵省长敬赵王爷”，在民间话语中具有一定传播力。1920年至1926年间，赵恒惕主政湖南，高举“联省自治”旗帜，主张各省自制省宪、实行地方自治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北伐压力。1922年元旦，湖南颁布中国第一部省宪，赵恒惕自诩为“自治”运动领袖。为了让“自治”这一舶来概念，在本土文化中扎根，赵恒惕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先声，为其政治权力背书。南宋丞相赵汝愚便符合他的“先声”条件。身为宗室重臣的赵汝愚，在“绍熙内禅”中力挽狂澜，挽救朝局，完成了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重构，是王朝中枢危局下的匡扶正统之举。而赵汝愚后来遭权臣排挤、含冤而死的悲剧结局，更赋予他“为家国与正道而牺牲”的道德光辉。于是，赵恒惕题下“自治先声”四字，将赵汝愚追认为湖南“自治”精神的前驱，将

天符宫定义为这一精神的寄托地。

1925年5月13日，《修正湖南宪法》公布，缩小了湖南的自治权，扩大了省长的个人权力，原本偏向民主共治的自治架构逐渐倾向个人专权管控。赵恒惕的“自治”虽然在乱世中有一定维系地域安稳的积极意义，但其核心依旧是军阀巩固自身势力的权谋割据。赵恒惕只是以天符宫的神权为包装，试图让“联省自治”从军阀割据的政治算计，合理化为有历史根脉、有先贤庇佑的“神圣事业”。

天符宫作为典型的民间“神圣空间”，曾拥有广泛民众基础。天符宫不仅拥有一批士绅商贾、知识精英阶层，实行年度轮值制度的庙务“董事会”，还因其紧邻粪码头，聚集了大量码头工人、粪工、小商贩等不同职业、不同阶层的信众。赵恒惕题匾赠庙，实质上是向天符宫背后庞大的信仰群体释放善意。赵恒惕主政期间，湖南受到战争、自然灾害等影响，财政亏空，入不敷出。1925年，湖南财政亏空九百余万元。政府财力军力难以为继，愈发需要依靠地方乡绅、商界等本土社会力量维系系统治，这也成为民国初年长沙天符宫信仰影响力持续壮大的重要推手。



修缮中的长沙天符宫遗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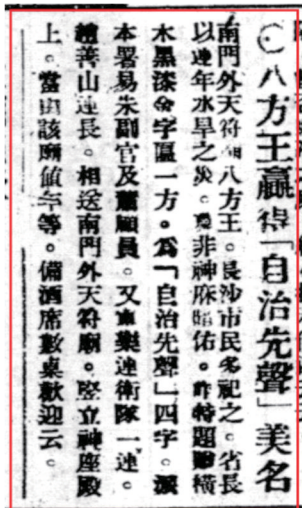
莫话劫灰红庙貌巍峨忻再造 伤心天水碧乾坤旋转矢孤忠

赵恒惕借历史忠魂为现实权力背书，以民间香火为政治口号加持。如今，他的“自治”早已烟消云散，赵汝愚的“忠定”精神却透过天符宫的石柱与匾额，在湘江之畔存续至今。大殿石柱上镌刻的那副对联看尽世事变迁，尤以下联道尽沧桑——“伤心天水碧乾坤旋转矢孤忠”。乾坤旋转，权力更迭，唯有那份孤忠，穿越八百三十余年仍静静留存。神明与权力、宗教与政治在香火缭绕的大殿中升腾交缠，又在时代大雨中汇进历史的河流。天符宫既目睹了地方权力对民间信仰的挪用，亦见证了民间力量对世俗权力的超越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天符宫的香火渐渐暗淡。20世纪60年代，天符宫相继被街办厂“长沙红伟皮鞋厂”与“长沙新兴食品机械厂”占用。20世纪70年代街办厂倒闭，天符宫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，直至2018年才被重新发现。

天符宫不是一座普通庙宇，而是一处精神价值丰盈的文化遗产。笔者所在团队研究发现，民国时期，天符宫曾作为辛亥革命招兵站、五四运动宣传点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帝制崩塌到民主觉醒的精神历程。1947年天符宫重建之时，湖南知名书法家雷恺为其题写对联“莫话劫灰红庙貌巍峨忻再造，伤心天水碧乾坤旋转矢孤忠”。彼时抗战刚胜利，内战又起，撰联人借赵汝愚的孤忠寄托对国运的忧思。八十年后的今天，乾坤已然旋转，华夏早已新天，但“虑国忘家”的担当、“廉方公正”的品格，任何时候都不可丢弃的风骨。粪码头边的民间狂欢、“自治先声”匾额下的官民共祀、五四运动中的精神觉醒、抗战烽火中的存亡守护，都叠压在这座庙宇的砖石与记忆里。天符宫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，也沉淀着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沧桑记忆与醇厚风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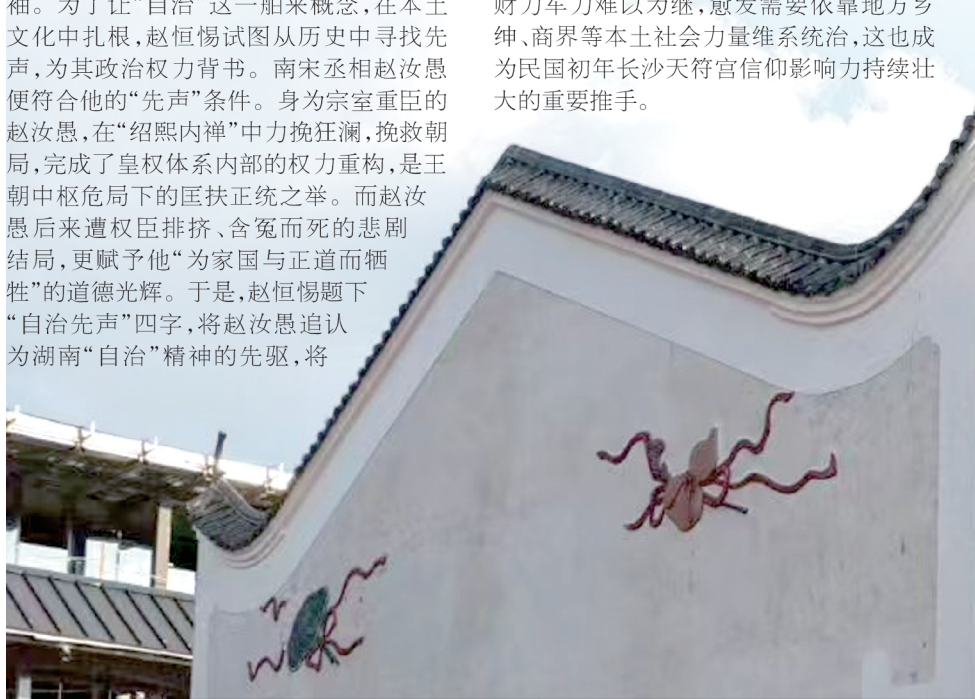
天符宫归来，湘水长流。



1925年8月17日长沙《大公报》。



课题团队成员前往天符宫参与抢救性保护工作。



修缮完工后的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符宫遗存。